



# 大兴安岭的树

□杨 鸥

24.5万亩,造林23万余亩,森林抚育30万余亩。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均高出国家标准10余个百分点,连续多年名列同行业榜首。她用十二年的青春韶华,绘就了林区永不凋谢的春色。

第三代务林人以保护森林为己任,发展森林旅游,开发林下经济。我们在航空护林局看到各种机型的直升机,身穿橘红色消防服的特勤突击队队员在雨中列队迎接我们,威武帅气。他们有过9名队员奋战12小时,开设重型直升机野外机降场地,扑灭39公顷森林火灾的战绩;还有过14人连续作战三天三夜、扑灭3场森林火灾的战绩。每年从3月到10月,消防队员们没有节假日,24小时待命,是忠诚的森林守护者。

## 三

如今,大兴安岭的森林已成为旅游的观赏地。不同的林区有不同的特色。在根河,这里被称为“中国冷极”,主打“冷极”牌。这里年平均气温-5.5℃,极端低温-58℃,年封冻期在210天以上。低温直接影响了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形成了我国原生态保持最完好、最典型的寒温带湿地生态系统。近年来,这里打出了“中国冷极,越冷越热情”的宣传语,虽冷却给游人带来温暖的感受。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林区内生活着几十个民族,林区的名字也极富有民族特色,比如得耳布尔,在鄂温克语的意思是“宽阔的河谷”;又比如莫尔道嘎,在蒙古语的意思是“骏马出征的地方”,相传这里是成吉思汗上马出征之处。得耳布尔的康达岭林场新建了湿地体验营地,营地有五颜六色的野外宿营帐篷、集装箱民宿。站在民宿的落地窗前,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夜晚还可以仰望星空。这些造型别致、色彩缤纷的民宿本身也成为营地的一景。当地的务林人义务劳动,用几个月时间便建成了这个度假村。游客可以在这个林区观赏白桦林与日出。在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坐上小火车在森林间穿行观光,则是一种别样的体验。成片的树林从眼前掠过,成了移动的风景。途中,人们可以走下火车,到树林里近距离看树。在林中,可以看到使鄂温克族住的白色尖顶的撮罗子,还可以观看鄂伦春族的歌舞演出。

在大兴安岭,我喝到了清冽甘甜的桦树汁。桦树汁是在桦树刚发芽没爆叶时用输液管抽出的汁水,一年中只能抽10天。蓝莓、红豆果和黄姑娘果也是这片森林馈赠的佳果。人在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呼吸森林中的负氧离子,感受大自然的慷慨之恩,也学会了感恩自然,呵护自然——人与自然就是如此和谐共生。

从务林人那里听到“碳汇”这个新鲜词,我特

意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务林人,正是要打造全国最大的国有林碳汇储备基地。看这莽莽苍苍的大森林,这么多的树汇聚在一起,原来能释放出这么巨大的能量。

森林也是水源的涵养地,大兴安岭是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嫩江的主要源头,良好的生态系统护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东北粮食生产区乃至华北的生态安全。在林间,清凌凌的溪流河湖与湿地随处可见,流水给森林增添了灵动,水和树相互滋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大兴安岭的生态方阵,绿水青山已是内蒙古大兴安岭享誉全国的生态名片。

在莫尔道嘎安格林林场工队风情园,树在这里则成了艺术品。务林人用木片拼贴成的孔雀画作,生动精美。风情园由务林人就地取材,一斧一锯亲手打造。这里的一个个小房间以林区特色实木进行装修,一屋一风格,有松香厅、白桦厅、杨树厅等,独具匠心。天然木材加以简单雕刻,风格各异,房间墙上的有的用圆木片嵌成心形,有的嵌着用树根制作的鹿角,还有的挂着据说有辟邪作用的黑色雷击木。房间内散发出淡淡的木香,让人感受到森林的气息,也体会到务林人对树的感情以及他们的艺术情趣。看到他们精心打造的艺术空间,仿佛看到了新一代务林人生龙活虎的形象,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倾注在大森林中,也倾注在这方小小的空间。

在展厅的对面,有一个硕大的牌子,上面镶嵌着8个大铁锅,那正是林区铁锅“八大炖”的见证,旁边标注着“八大炖”的菜名。8个大铁锅的两边还挂着一对对联,“品工队艰苦风情,炖林区山野美味”。林区人艰苦奋斗的历程和他们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可见一斑。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文化名人来到大兴安岭。老舍先生由衷地赞叹道:“兴安岭越看越可爱!它的美丽与建设结为一体,美得并不空洞,叫人心中感到亲切、舒服。”与他同来的翦伯赞先生说:“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一个幽静的后院。”大兴安岭是中国北方游猎部族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与摇篮。在这片沃土上,至今还生活着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俄罗斯族等多个民族,中国唯一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族自治旗、达斡尔族自治旗、俄罗斯民族乡均设立在此。大兴安岭以它博大的胸怀哺育了包容万千的中华文明。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大兴安岭,一个大自然和人类共同创造的奇观,它从苍茫的远古走来,向着绿色的未来走去。

清晨,刚下完雨,地上湿漉漉的,林间的草叶上沾着雨珠,青翠欲滴。四周阒静无声,树林仿佛还没从沉睡中醒来。我们住在树林里的小木屋,深褐色的外墙由一根根圆木垒成。白色的窗棂,棕色的坡形屋顶,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小屋。四周都是树,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树,修长的树干排列在一起,像一根根琴弦,等待着风的弹拨。在河边,树们团簇簇地站立着,树影倒映在河里,染绿了河水。

我们的脚步声惊动了鹿场的梅花鹿。一大群梅花鹿像旋风一样哗啦啦向我们跑过来,像在草地上撒了一地的棕红花朵。梅花鹿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最温文尔雅的生物之一,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梅花鹿,真是视觉的盛宴。

在这大兴安岭的森林里,人和动物、植物互相试探着走近。在林间,当人们把瓜子放在手心时,会有小鸟飞来叨走瓜子,小松鼠也会大大方方地爬到桌上吃瓜子。人们在林中还可以亲手给麋鹿喂食苔藓。一只黑背白胸的小喜鹊在帐篷的玻璃门外踱步,它不知道我在玻璃门内看它,所以很悠然。它从玻璃门的镜子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以为是同伴,扑棱棱飞起来向自己的身影扑去,却撞在玻璃上,只好失望地飞走了。

大兴安岭是植物的百科全书,面对大兴安岭的遍地植物,我们都成了白丁。有人拿出手机,打开app辨认地上的各种花草。林间草地上生长有红珠子一样的红豆果,吃起来酸酸甜甜。还有一种叫杜香的针叶草,揉搓一下便能散发出浓烈的香气。

大兴安岭的务林人是和树打交道的人,他们

和树的关系经历了砍树、护树、赏树的历程。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是我国丰富的宝藏,侵华日军占领东北时曾大量砍伐这里的木材,并通过中东铁路把木材运往日本。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木材,人民大会堂的木材就来自大兴安岭,这里的第一代林业工人以伐木为业。他们拿着弯把锯和斧头等简易的采伐工具,在茫茫大森林里昼夜奋战,拉开了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的序幕。在林区的陈列室里,至今陈列着当年使用过的弯把锯,铁轨上还停留着当年拉木头的火车。

20世纪70年代初,这里的木材资源面临着枯竭的危机。第二代务林人开始植树造林,他们在大兴安岭造就的人工林相当于原来8个塞罕坝的数量。在连续开采六十多年后,随着最后一棵树被伐倒,林业工人与伐木时代正式告别,放下斧头和油锯,从伐木人转变为护林人。护林员周义哲说,过去在这片林子里,他们用锯和斧子砍树,现在,他们在这片林子里用锹和镐种树。过去在冬天生产木材,现在他们是管护、抚育、防火、植树造林,什么季节干什么活。

冬天极寒天气里,务林人在户外工作,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广袤的林海,正是几代务林人艰辛奋斗的成果。

李庶坤原为大杨树林业局党委副书记,退休后坚持义务造林,被誉为“兴安岭的马永顺”。从1991年起,他每年植树1000余株,十八年间共义务植树2.5万余株,生命不息,造林不止。杨金华是阿龙山森工公司营林处第一任女子造林队队长,也是2000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十二年间,她带领70余名女子造林队员,每天背负40多公斤容器苗,爬坡涉水,攀岭过坎,卧冰食雪,累计整地

在根河的树林里,我们看到一棵倒卧在地上的树,树上还留着砍树的切口。这棵树被砍伐于2015年3月31日,是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最后一棵树,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林区从开发利用转入全面保护的新发展阶段。如今,它旁边的树还在生长,已比它更粗壮。

大兴安岭的务林人是和树打交道的人,他们

# 阳光灿烂的日子

□高明昌

会劳动的孩子,所以都努力拾着稻穗。

父亲轻轻地挑起稻谷,而后跨步走向了田岸。我就此听到了父亲跨步的声音。走出稻田的脚步与走在小路的脚步是不一样的,肩上挑着担子与不挑担子的走姿是不一样的。甚至,挑着担子在冬日阳光与夏日阳光下走路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由稻田走向田岸的脚步声是汩汩的,拖沓、沉闷,不利索。我看见了,脚板抬起的一刹那,稻田里会留下脚板的洞眼,有一两寸深。而一旦跨出田岸,走上小路,脚步声是“哒哒哒”的声音,短促、有力,也清脆,显然脚着地的速度快了许多。这些人走上小路,就像跑步的勇士,不一会儿,都呼哧呼哧喘着大气,脸色开始发红,脸上全是汗珠。你想跟他们说话,他们就会用左手手指某一个方向。指着的是仓库场,意思是“一切到仓库场再说”。确实如此,对一个挑着一百多斤担子、顶着火辣的太阳快步走路的人来说,任何的语言交流,都是在消耗体力。我母亲对我说过,看到大人挑担了,笑笑就可以了。我当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现在理解了,总觉得笑笑后有点不够,要是重来一次,我起码要握

紧拳头,而且握紧的拳头里,大拇指要竖得更高一点。

挑稻看上去是一个人的活动,但是当所有人用几乎一样的脚步、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拼劲向仓库场开拔时,个人的任何闪失都会影响整个队伍。担子挑了一两里路了,双腿不如先前有力了,想要放慢脚步,想要喝口水时,如果不打招呼,突然停步,后面的人会刹不住脚步撞上前面的人,队伍就会乱套。所以,确保整段路程不停步是基本要求,再苦再累也要熬到仓库场。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都是彼此相互照顾的最好证明,也是确保挑稻任务早点完成的有力保障。父辈们这种自我约束的力量,十分坚定。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在半路上歇脚,所有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到仓库场去,到仓库场去。

终于,到了仓库场。一口一口吐气后,脚刹那间站定,双手沿着肩胛向两边伸开,手指垫在扁担的下面,肩胛朝上一抖,头颈朝内一别,双手朝外一托,担子就飞了出去。同时,有人一屁股坐在稻把上或者地上,大声喊:“终于可以歇歇了。”父亲大步迈向仓库场的大门,那边有一只大

水缸,里面是姜茶。清水溢出来的老姜味道极为浓烈,对父亲一群人来说,浓淡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茶水能为滚烫的身体注入一股巨大的清涼。这种由外而内的消暑办法,让大家暂时忘却了自己刚才的狼狈与汗水,又恢复了元气,大家开始笑了起来。

喝茶等于休息。他们已经做好了再次出发的准备,要去稻田里继续挑稻。他们不会说,时间就是粮食,但他们知道粮食是从时间里耕出来、种出来、收起来、抢过来的。一群人肩上担着扁担走路,汗水重新爬上他们的头顶、额头、脸庞、嘴巴。有人朝天空望了望,闪亮的光芒刺向眼睛,他赶忙转身,捂住了双眼。有人看见了就说:“最好下点毛毛雨。”一会儿,一群人朝着那人发话:“下雨了,田里的稻、仓库场的谷,怎么办?”被说的人自知无心的话语刺伤了大家的心情,赶忙检讨:“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大家拍拍他的肩膀,又笑了起来。

我在旁边听得仔细。一群人的汗水,与一群人的粮食,就这样和笑声连在了一起。我知道,在那些炎炎夏日里,父辈们总是选择阳光灿烂。

那次,与友人品茗闲聊时,考洲洋如一枚遗珠走进我们的话锋。友人抚盏笑言:“该去南海边那个美丽的内洋走走,定有收获。”

翌日,我便启程。

几年间,记不清多少次行走,记不清尝过多少回艰辛。勾勒东沿海当代风物与历史风光的《考洲洋拾贝》,尚带着海洋气息,墨迹未干,竟获友人赞誉。或许因着这份激动,当我重新踏上这片海滩时,考洲洋便成了我在内洋沙滩上拾得的一枚枚彩贝。

7月的考洲洋骄阳似火,沙滩浪尖蒸腾着满满的热气。我们乘坐的船犁开滚粗细浪,荡过星罗棋布的赤岸蚝架。水面浮标串起十里银链,幼蚝们裹着甲胄,在碧波里默默成长着。船过处,惊起白鹭无数,翅尖掠过养蚝人用竹竿和汗水织就的立体牧场。村民说,清嘉庆年间,有海丰渔民偶然在此泊船,惊觉此处竟是咸淡水交融的妙境。于是,千年渔歌便多了养蚝人的韵脚。

如今的考洲洋,经过海洋生态环境的整治,成功将赤岸生蚝打造成国家级无公害绿色食品,让蚝影摇曳在大湾区的夜宴里。那些深谙门道的老饕,总在开蚝时节驱车百里,只为唆一口裹着海水清甜的刺身。有豪迈的文友当场撬开蚝壳,畅饮蚝汁,赞不绝口。

转道溪美古村,恍如瞬间跌入时光的褶皱中。方氏宗祠门楣上的西湖古画,将两百年前的潋滟湖光锁在墙垣上。村民说,这是当年富贾方立常的妙笔,他巧妙地将西湖的烟雨请来做守门之景。更妙的是杨屋村的奇缘——方家仆从守宅成村,世代不忘在祠堂焚香,古风犹存。

在好招楼红树林,潮水正在弹奏根须的竖琴。渔谚说,“不怕溪美人,就怕溪美神”。最动人的是那位悬壶济世的郎中,散尽家财铺路修桥,临终时一缕香魂归去,化作村民口耳相传的医者仁心。真正的神明,原是住在人心的至善处。

暮色笼罩蚝架时,赤岸村正炊烟袅袅。新建的“蚝宅”群中飘出蒜蓉的香气,外卖小哥的电动车载着生鲜疾驰,他们是当代穿梭在蚝田与城市间的信使。老人们在祠堂前回忆往事,年轻人则用直播镜头打捞商机。古老与现代的和弦里,考洲洋的潮汐永不止息——它记载着嘉庆年间的鲜蚝,也拥抱着5G时代每一朵浪花。

啊!考洲洋,那神,那海,那耐人寻味的红树林。

我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在夏至、在严冬,依然在沙滩、盐碱地和红树林间穿行,在古村落行走。九莲澳村借乡村振兴的东风,改变了山,改变了海,让渔民的脸上有了光彩,让村子有了气派。渔民纷纷回到渔村建房办民宿,新房、旧房交相辉映新的生活、新的气象,九莲澳村正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还有观音山发电场、太平岭发电场,也不停奏响着扣人心弦的时代乐章。

在回去的路上,回望东岸的大亚湾与西岸的红海湾,那里的小海龟大概正安然入眠在舒服的“产床”中吧。自然与人文的二重唱,何尝不是千年渔歌与时代潮音的共鸣?当我们的快艇划开金箔般的海面,我忽然明白,所谓精品佳作,原是用心丈量过土地后,写下的真挚文字。

# 南海内洋上的一串珍珠

□林丽华

記録

